

《神人之家》— 對家庭的回望與理解

學生諮詢中心 謝擬葦 實習諮詢心理師

「三年前的某一天，我媽打電話給我，希望我回去幫她拍照，讓她可以當作遺像，那時我才意識到，在她開始面對死亡的時候，我卻還沒準備好要失去她；這讓我開始思考，我要如何重新去面對我的家人？我還剩多少時間去解開心中的結呢？於是，我決定回家，也想順便留下我們從未有過的家庭影像，卻沒想到，我們的關係竟然因此開始改變。」——《神人之家》紀錄片導演盧盈良



離家二十年的導演盧盈良（阿良）在接到媽媽的一通電話後，決定帶著攝影機踏上這段回家之旅，將三年間與家人互動的面貌如實地出現出來。因為真誠樸實，在觀看的時候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家庭裡出現的剪影：相對無言的片刻、埋怨對峙的張力、不善言辭的關懷、相視而笑的默契……陪著導演回家，也在心裡回顧我們與原生家庭的情感，憶起掩蓋起來的傷與慟、愛與恨。也才意識到只有我們開始願意觸碰真實的情緒，誠實以對，才能踏出整理自己與家人關係的第一步。



神明，真的存在嗎？這是阿良一開始的疑問，也是拍片本意。他發現家裡的日常都帶有對神明信仰的影子存在。母親每天虔誠供奉神明祈求一切順利、父親終日沉迷於求神問明牌以致敗光家產、哥哥因有通靈能力而兼職神職人員，家裡常接待來問事的信徒。這個家好像習慣什麼事情都要獲得神明的指示。可是如果神明真的存在，那為什麼祂沒有保佑我們？在阿良的眼裡，只有不負責任的父親、工作屢屢失敗的哥哥以及要求自己要幫襯哥哥的媽媽。

怨懟與傷害成為阿良逃離家裡的理由。但這趟返家，阿良在鏡頭的幫助下，擁有了對話的機會。
對話帶來了理解，
對話讓關係有新的可能。

陪伴哥哥種植番茄，記錄從失敗到收穫的過程是片中情感最豐沛的畫面。兄弟兩人獨處，弟弟看懂了哥哥所背負的無奈，哥哥全然接受弟弟的委屈和孤獨，用燦爛的笑容，簡短但堅定地對弟弟回應他不是一個人。



回家，有時候並不是理所當然的輕易。對離開家的一些人來說，家庭是生命中無法承受的重，回顧家庭很困難，往往需要很大的勇氣。每個家庭都有屬於自己的家族故事，帶給我們的也並非只有童話故事般的幸福與愛，有傷害有淚水，有憤怒有不堪，交織出沉甸甸的重量。

「你不是一個人。」



帶著原生家庭的影子，我們負重前行，在披荊斬棘的路上，如同阿良一樣覺得自己不夠完整。因為需要記錄影像，阿良像是個「旁觀者」參與家人的生活，有別於過往自己第一視角，「拉開距離」讓凝視有所不同，讓疏離的心開始因為理解而靠近。阿良的鏡頭帶他看見終日焚香叩問的母親內心充斥對現況無力改變的消極，卻有著將希望寄託在神明身上的樂觀。完成母親的心願陪她照相陪她看海，在行動中帶來讓埋怨消融的可能性，讓遺憾減少的可能性，讓過往的傷口停止化膿。

心安即歸處。或許家庭並非完美無瑕，或許此刻只有逃離才讓我們擁有喘息的機會。但無論有多支離破碎，希望仍能夠在未知的機緣下，回望，從而整理我們與家的關係。

